

闲话

技艺的心

□ 王途淞

台北故宫博物院为了推广台北故宫,出资请著名导演侯孝贤为其拍电影,这样就有了侯导的第一部纪录片《盛世里的工匠技艺》。虽然片长只有55分钟,但侯孝贤用了一年时间才制作完成,还亲自担任解说配音,足见台北故宫在他心目中的地位。

他没有以惯常的拍摄手法展示名家名作,而是在浩如烟海的故宫藏品中,选取了三件乾隆时期无名工匠的作品,并围绕着它们展开了细致的刻画和丰富的联想。

在侯导演心目中,乾隆这位盛世皇帝是最有品位的皇帝。偏好奇巧工艺的乾隆,眼光很高,很难有作品能入其目。这反而成了一种推力,令工匠们将技艺发挥到极致。而正是这些无名工匠的不朽作品,让我们得以一窥当年盛世中国的荣景。

在影片中他反复引用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·列维·斯特劳的那句名言:“技艺,是人在宇宙中为自己找到的位置。”而在这位法国人类学家的故乡,直到现在都还不断有人在为这句名言刻下注脚。

在巴黎一个小村庄里,住着一位75岁的乡下老太太,她独自一人过着种草养马的田园生活。然而,每年时装发布季前夕,香奈儿公司都会派专人送来布料,请她为高级定制礼服制作织带。这位老太太有一手做手工织带的绝活,是她自己摸索出的独特工艺。当年,可可·香奈儿见到她

的手艺后,就指定由她来制作织带,并成为该品牌的传统延续至今。

她所做的织带,就连卡尔·拉格菲尔德(香奈儿现任首席设计师)也不知道是怎么织出来的。老太太也从没见过卡尔设计的服装款式,她只要看到送来的面料,就知道该把织带做成什么样子。她会先把面料拆散,把不同颜色的经纬线分别抽出,再重新组合,最后用她自己发明的一种木头织机,做出独一无二的织带。

你完全无法想象,这份沉静而浪漫的美,竟然出自一位因长年从事繁重劳动而指节变形、身材佝偻的乡下老妇之手。令我好奇的是,这位终日割草喂马、衣着俭朴、物欲低下的老人,究竟是如何与卡尔心灵相通,感受到设计师脑海中的那些优雅线条的?每当夜深人静之时,孤独的老人埋首于老旧的木头织机,彼时彼刻,她的思绪是已飞到巴黎那流光溢彩的伸展台上,还是驰骋在乡间的自然美景中?

也许一切并没有那么复杂。毕竟老太太从1947年就开始从事手工织带技艺,迄今已有60多年。或许对织物的敏感早已融入了她的血液中。这让我想起在非常重视手工技艺的日本经常听到的一个词——“技艺的心”。正如侯孝贤为纪录片接受采访时所说:“我们之所以喜欢手工的东西,是因为我们的美感来源就是在这

历史久远的技艺中逐渐形成的。”可在我看来,这历史久远的技艺似乎已经淡出了中国人的生活……

我所居住的城市的周边县市,几乎都是生产服装辅料的重镇。繁华热闹的大街上,成捆成捆的织带随意地堆在门口的人行道上。看着那搭配艳俗的彩条和千篇一律的化纤质感,不知怎的,我总是会想起法国的织带老太太。我特别想知道,香奈儿公司每次会付给她多少钱?想必是一个让人无法想象的天文数字。毕竟,她做的织带是用在二十几万元一套的衣服上,而我们的织带则是用在十几元一个的包包上;她做几条织带就要用上两个星期,而我们的织带则是高速织机以每秒几米的速度吐出来的。

同样是小镇里的人,创造财富的方式却是那么不同,而使用财富的方式则更加迥然有别。我们靠着廉价的织带,已经把静谧的乡村变成了热闹的城镇,喧嚣嘈杂的街道上,不时有“奔驰”“宝马”呼啸而过。而法国老太太的顶级手工,却从未让她离开那住了一辈子的乡下小屋。即便作为贵宾被邀请到时装发布会现场,她也仍时刻挂念着她的马驹。

逐渐富裕的我们,也逐渐失去了手工技艺的传统。文化的传承究竟是如何被切断的?面对这个问题,我竟然无法回答。

差生与成功

□ 姚瑶



纯属谣言

参加小学同学聚会,几个曾经的好友不禁感慨,“混”得最好的,大多不是当年读书成绩好的优等生。当年成绩最后一名“刺儿头”,高中毕业后跟着家里做苗木生意,现在已经赚得盆满钵满。而成绩最出色的两个男生,一个在研究所工作,一个在当村官,都是安稳的工作,说不上差,但也谈不上好。面对这样的情况,有同学甚至发出感叹:“以后我有小孩,一定不要让他读那么多书,免得找不到工作。”

不知从何时开始,“差生”易就业完胜“学霸”的观点逐渐被大家认同。看看每年毕业季的新闻标题就知道,现在学霸的就业环境有多难。更何况,比尔·盖茨、乔布斯都是中途退学,最后创造了辉煌的事业,改写了整个时代,这似乎又给这上面个命题提供了不少有力论据。

但对这样的观点,我始终没有办法接受。难道“差生”们之所以会取得成功,是因为成绩差,而比尔·盖茨他们会成功是因为退学?

小时候,我家隔壁住了一个小哥哥,成绩不好,但是人勤快,吃得苦。初中毕业以后,他在一家汽车修理厂做学徒,一边学习一边攒钱,几年后终于拥有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店。而同样是“差生”,和他同班的几个男孩,却成了街边的“小混混”,打架斗殴、敲诈勒索,俨然电影里古惑仔的模样。

一个人能拥有怎样的事业,说到底还是多方作用多方影响的结果。很多成功的人,很早就停止上学,这些人可没停止学习,立刻改去更广大的社会学校,向更厉害的人学习了。如果你以为这些人是因为早早停止上学,而变成成功的,就好像以为拿破仑是因为个子矮才成功一样。岂不是太可笑了?

趣味

白骨精教会我们什么

□ 赵炎

白骨精身上有诸多之“最”。比如,妖之中她最贫贱;最先打唐僧的主意;最会演苦情戏;几百年后,她的名气最大。因此,白骨精的一生是值得说说的。她真的教会了我们不少。

不被理解要振作

《西游记》里的妖怪,大多是动物转世,少数由植物成精,均未脱生命形式,唯白骨精出身一具骸骨。但这堆白骨没有因为不被理解而放弃作为,她和其他妖怪一样,吸纳天地日月之精华,通过千年修行,最终拿到了“文凭”,在白骨岭顺利就业,做了白骨夫人,还获取了方圆四十里的土地管理权。

白骨精告诉我们,人生在世,想得到所有人的理解,除非你是出来打酱油的。

机会来了要把握

取经团队路过白骨岭,小地方的妖怪们欣喜若狂,白骨精却深知“临渊羡鱼,不如退而结网”的道理。《西游记》里许多妖怪都捉到了唐僧,但是因为等待、炫耀或瞻前顾后,最后反被孙悟空收拾了。而白骨精果断出击,不仅把握住了机会,而且站在了离胜利非常近的地方。

没有实力要动脑

白骨精是个白手起家的个体工商户,没有强硬的后台、高深的法力,甚至连一件法宝也没有。如何改变这个不利的现状,白骨精采取了用智慧弥补实力的策略。

一变美貌村姑,二变老太太,再变老大爷,百般迷惑敌人,还“逐步瓦解分化敌人,从内部给予敌人致命一击”。若非孙悟空请来山神土地在半空中“十则围之”,鹿死谁手,还不一定。原著中有一段:那怪物(白骨精)在半空中,夸奖(孙悟空)不道:“好个猴王,着然有眼!我那般变了去,他也还认得我。这些和尚,他去得快,若过此山,西下四十里,就不伏我所管了。若是被别处妖魔捞了去,好道就笑破他人口,使碎自家心。我还下去戏他一戏。”连续两次都失败了,白骨精还是自信满满,全凭脑子够用。

如果失败要面对

在山神土地的围堵下,她被孙悟空一棍打回了原形,“断绝了灵光”。原著在此为我们留下了悬念。为何白骨精“灵光”失去,还保留了标记?这是魂,亦称“死而不亡”,预示着白骨精将来必定会东山再起的。“白骨夫人”四个字,正如她“汗流粉面含羞”的笑脸,在对着唐僧笑,对着悟空笑。

足迹

德国孩子的法定作息时间

□ 李红霞

应大学期间的德国留学生乌塔邀请,我带女儿到柏林旅游度假。十年不见,乌塔已是一位8岁小公主的妈妈了。久别相逢,我们相谈甚欢,不觉忘了时间。忽然,乌塔起身抱歉地说:宝贝该睡觉了。我看了下表,才18:45,并且是周末。不觉很是诧异:现在就睡觉?未免太早了吧?乌塔耸肩,逗趣道:这是孩子的“法定睡觉时间”。乌塔一喊,小公主虽然略显不舍,但还是很自觉地洗脸、刷牙,7点准时回到自己房间准备睡觉。

安顿好孩子,乌塔便开始解答我的疑惑:在德国人的教育里,早早上床睡觉,是孩子们的“义务”和健康的生活习惯。在德国,晚上7点是约定俗成的孩子“法定睡觉时间”。14岁以下的孩子,晚上7点必须上床睡觉,最晚不得超过晚上8点,家长到时间就会熄灭孩子房间的灯,哪怕睡不着,也要躺在床上,在黑暗、安静

的睡眠氛围中悄然入睡。她说,为了有利于孩子作息,德国的儿童电视台晚上6点以后的节目,大多安排为安静型节目;7点以后,电视台就不再播放节目了。

乌塔还说,在德国如果带孩子去看夜间电影的话,售票员会耐心提醒、制止孩子进场。原因是电影结束时,已过了“法定睡觉时间”,会影响孩子入睡。如果实在无法安顿孩子,可以“寄存”到电影院的孩子活动室,那里可以让孩子“准时”睡觉,还有专门的护理人员看管孩子。

除了“法定睡觉时间”,德国小孩还有一个“法定起床时间”——早上6点,最晚不得超过7点。这个时间,孩子就像“闹钟”一样叫醒父母。

作为教师的我,深知早睡早起对孩子的益处。德国之行,令我很是惭愧,他们如此严格要求并保障孩子的睡眠,实在值得我们借鉴。

活法

知止

□ 张欣

据说尊贵人家的宴请,干鲍的个人分量只得半只,燕窝也不会超过三汤匙。所以许多人参加越高端的聚会,越会暗自抱怨吃不饱,必定要在路边摊补充一碗打卤面。

知止,的确是一门学问。前段时间我跟同行讨论著书选题,我们不约而同地认为,现在无论什么素材,如粤剧春秋、美食沉浮、音乐世家等等,无一例外都要与重大的人文背景相关,不牵扯到孙中山、辛亥革命、广州起义之类,便多少感觉这样的书写没有意义。有这样的纠结是很可以理解的,就连《舌尖上的中国2》也因为某些地方过于人文、置食物于不顾,而受到观众的批评。可见这种倾泻式的处处人文,总有一天会像“心灵鸡汤”一样,再鲜美也挡不住反胃。

登山者被反复问到为什么要登山,托词而答“山在那里”;“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”也许只是单纯写景,但都被赋予了无限的人文内涵。

而所谓的人文精神,其实有时恰恰是一种不着一词的意会,是一种对内心的默默召唤。就像一朵玫瑰,我们很难完全区分它的形式和内容指向,因为它们完全融为一体了。一个工匠把手艺做到尽善尽美,其人其物本身就很大人文,完全没有必要人为地拔高。所以“适度”是最高的褒奖,因为恰如其分让人觉得是这么回事,心悦诚服。而那些情真意切却离题万里的表白,就是过度的滥情,无论多么高妙,都变成了阻碍和负担。全身上下堆积名牌的暴发户为我们所不齿,但是过度人文的毛病几乎人人在所难免,一不留神就显得过于语重心长。

一部《红楼梦》,有人看到的是兴衰史,有人感慨的是情为何物,还有人记住的是《好了歌》,而对于“弱水三千,我只取一瓢饮”这句话,同样可以自成一盏灯。犹如足以淹没我们的养生大潮,不就是一个“少”字吗?少吃、少喝、少荒淫无度,自然就身心健康了。所谓“时代病”,也无非是我们拥堵的欲望无法实现而显露出的症状。这是一个高度膨胀的年代,包括我们的抱怨和谩骂都高度雷同,毫无节制的发泄或大打出手时有发生。无论正面还是负面的信息都一泻千里,让人有刹车失灵之感。所以我们要研究的不仅是出发、奋斗、成功、拥有,还有反思、内敛、节制和知止。

意境

柔水与烈火

□ 颜家文

同是写启事,水火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立显。沈从文病重的时候,书架、床头贴的是:“遵医嘱,少说话。”门上的告示是:“沈从文先生近患脑血管痉挛,须完全休息。来访、谈话一律拒绝。首都医院急诊室×××。”自己不忍心拒绝来访的

人,只好假借别人的名义。

而贴在黄永玉家的启事是:“不喜欢任何人翻我的东西,要翻,回自己家去翻。”更有贴在门上针对那些要画者的告示:“纠缠讲价,即对照原价加一倍;再讲价者放恶狗咬之;恶脸恶言相向者,驱除出院!”